



異彩紛呈

大陸新時期女性小說賞讀

陳碧月 著

異彩紛呈：大陸新時期女性小說賞讀 / 陳碧月

著. 一版.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07.08

面； 公分. —(語言文學類； AG0074)

ISBN 978-986-6732-07-2 (平裝)

1. 中國小說 2. 現代小說 3. 女性文學 4.
文學評論

820.9708

96016414



語言文學類 AG0074

異彩紛呈：大陸新時期女性小說賞讀

作 者 / 陳碧月

發 行 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林世玲

圖文排版 / 張慧雯

封面設計 / 林世峰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 : 02-2657-9211 傳真 : 02-2657-9106

E-mail : service@showwe.com.tw

經 銷 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 : 02-2795-3656 傳真 : 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7 年 9 月 BOD 一版

定價 : 27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07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黑彩彷呈

大陸新時期女性小說賞讀

陳碧月 著

自序

這是一本由發表於學術期刊的十一篇論文，集結而來的論文集。

這幾篇論文的寫就發表，要感謝我的恩師政治大學的唐翼明教授在答應指導我的博士論文時，嚴格要求我要多發表論文。老師有一段坎坷的求學歷程，這對於資質愚鈍但卻幸運的我，一直藉以警惕自勵。不積跬步、小流，便無法至千里、成江海，這幾篇論文便是在老師給我有形與無形的壓力和影響中所產生的。還有，記得博士論文口審時，中央大學的康來新教授，對於女性文學的議題，提供許多寶貴的研究方向，影響我日後對女性文學的關注與思考。對於老師們的提攜之感謝，實難以用筆墨形容於萬一，我想，我只能繼續努力。

在此要特別提出來的是，為了讀者在閱讀論文前先認識大陸作家，在論文前另有作者簡介，但為保留原本論文發表的原貌，文中關於作者的介紹可能多少有所重複。

本書附錄〈從現實處境看五四時期女性婚戀小說中的女性〉一文，是為提供讀者或研究者，可以瞭解中國女性文學女性意識

第一次覺醒的「五四時期」的大概，及其與半世紀後的第二次女性意識覺醒的「新時期」的女性小說有何聯繫、傳承與價值地位。

歲月沉澱而來的，是智慧的積累；生命沉潛而來的，則是無限開發的延續。因為渴望用心「存在」，所以，努力學習讓萬物靜觀皆可自得。

謹以此書獻給最愛我的雙親。

陳碧月 於台北城

2007年8月

作者簡介

陳碧月

學歷：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

現職：實踐大學專任副教授、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空中大學兼任副教授

經歷：曾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

著作：《小說選讀》、《大陸女性婚戀小說——五四時期與新時期的女性意識書寫》、《小說創作的方法與技巧》、《文學與人生——此情無計可消除》及《小說欣賞入門》等書。

論文：發表〈淺談兩岸女性的愛情小說〉、〈林海音小說的女性意識〉、〈兩岸小說：呂秀蓮〈這三個女人〉和張潔〈方舟〉〉、〈曹麗娟《童女之舞》的同志情愛書寫〉、〈論大陸女作家池莉的小說特色〉、〈八十年代兩岸女性小說之比較〉、〈上海·女性·情慾取向——以《上海寶貝》和《夜上海》為例〉、〈女性書寫——陳染小說的藝術風景〉等五十餘篇論文。

目錄

自序	3
羣君宜	9
從大陸新時期女性小說〈飛灰〉、〈心祭〉和〈楓林晚〉看寡婦的黃昏之戀 ...	10
張潔	31
張潔〈祖母緣〉的女性意識	32
航鷹	43
從新時期女作家航鷹的小說看女性文學	44
張抗抗	71
大陸女作家張抗抗及其〈北極光〉	73
張辛欣	85
論張辛欣内心視境小說裡的女性	87
王安憶	109
王安憶的〈流逝〉——從「環境」看端麗的性格轉變	112
王安憶〈小城之戀〉裡的性愛與母愛意識	132
多情應笑我——王安憶〈金燦燦的落葉〉	152
試論王安憶〈崗上的世紀〉所呈現的性愛的女性意識	160
池莉	181
看大陸作家池莉為「灰色」的新寫實小說換裝	184
附錄 從現實處境看五四時期女性婚戀小說中的女性	191

韋君宜

(一九一七~)

來自「解放區」的韋君宜，是個使命感極強的資深作家，她特別關注女性解放的問題。

韋君宜於一九三五年曾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一九三八年奉派到宜昌做地下工作，成為職業革命者；之後還當過編輯、記者、教員、黨校幹事、區委領導。雖然早年追隨革命，但她一直對文學情有獨鍾，三十年代便開始文學創作，至八十年代又重新活躍起來。

「四人幫」倒台後，她不但積極再版一批老作家的作品，而且幫助青年作家有機會在文壇嶄露頭角。這一位參加革命多年的老幹部，堅持寫自己熟悉的生活，並以身為女性的情感，把豐富的人生經歷，灌注在她的小說當中，表達了她對人民命運的深切關注。

從大陸新時期女性小說〈飛灰〉、〈心祭〉 和〈楓林晚〉看寡婦的黃昏之戀

「愛情」是中外文學中歷久彌新的主題，不管是情竇初開的初戀，成熟的中年戀情，還是彌足珍貴的黃昏之戀，都是可歌可泣的。

十年動亂中，林彪、「四人幫」控制文壇，愛情題材成為文學的「禁區」，那時的文學被稱為「無情文學」。然而，愛情描寫，一直是文學中人性表現的一個重要內容，所以，當「四人幫」被粉碎後，無情文學很快地被有情文學所取代。描寫愛情的主題在新時期的小說創作中獲得了應有的地位後，反映愛情生活的作品日漸增多，「也隨既湧起了一股以愛情為題來探索人的自然本性的熱潮。」¹

愛情，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之一，它是具有自然本性的。當我們在評價任何一部愛情小說時，都應該把國家的歷史文化背景與社會生活給考慮進去，因為在愛情這個極其敏感又複雜的領域中，是具有社會屬性的，它在實際生活中「往往擺脫不了諸如政治上的、道德上的、宗教上的種種糾葛」。²

¹ 黃政樞：《新時期小說的美學特徵》，（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二月），頁193。

² 同前註，頁195。

盛英在〈愛的權利、理想、困惑——試論新時期女作家的愛情文學〉中提到：「愛情，從整體性去考察，它確實既是社會的又是自然的，既是心理的又是生理的，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³但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前兩篇小說——韋君宜的〈飛灰〉和問彬的〈心祭〉，卻是一種偏離軌道的愛情——它在社會因素的約制下扼殺了「自然的」本性，它所要求的僅僅只是「心理的」，卻又因現實壓力，造成過於「理性」，遲來的幸福終於還是被埋葬了；而航鷹的〈楓林晚〉則是差點也造成悲劇結局。

一、兩性情感認知差異的黃昏之戀——〈飛灰〉

韋君宜的〈飛灰〉寫的兩位已婚的科學家陳植和嚴芬，中年相知相惜，陳植為了雙方的家庭、事業和聲譽，提出結束愛情的要求；嚴芬默認了陳植的決定，忍痛埋葬愛情，即使在雙方的配偶相繼過世，他們仍然因為一些個人與社會因素無法結合，嚴芬終於還是葬身在這場黃昏之戀中。

嚴芬臨終留下一封信給陳植，道盡他對這段戀情的愛恨交織。

別人說，做「第三者」是可恥的。但從內心說，我作為一個有人格的人，永遠為我這愛情感到驕傲，不覺得羞愧。我和你是在同甘共苦中產生的感情。我們兩個一起挨批鬥，一塊串口供，一起在你那小小的臥室兼書房裡發牢騷……我們越

³ 盛英：〈愛的權利、理想、困惑——試論新時期女作家的愛情文學〉，《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一九八七年三月），頁 153。

談越深，從談科學到談政治，從談黨的傳統到談民主……互相交了心。……這種無話不談的親密無間，使我倆都覺得世界上沒有比我們更相親相近的人了，於是我們互相吸引了。⁴

作者有意讚揚志同道合的愛情，這無疑標誌著愛情觀與婚姻觀的一大進步。婚姻的幸福已不再是門當戶對或郎才女貌，而是建立在志趣相投的基礎上。

他們兩人的另一半在夫妻關係上都沒有什麼對不起他們的地方，但是，嚴芬說：「那不是那種性命相關、肝膽相照的愛情啊！」他們都覺得在沒有找到這樣合適的值得終生相守的人之前，就匆匆結了婚，實在是極大的遺憾，他們常念著那「恨不相逢未嫁時」的詩句。

志趣不合的婚姻其實是一大危機——嚴芬在她丈夫死於意外後發現他也曾移情於別人，並不完全忠於她——為此，嚴芬感到他們相互間的精神負擔得到了解除。

大抵中年的知識婦女，如果婚姻不大順心，是很容易被中年的甚至上了年紀的男子所吸引的。她們或出於崇拜英雄，或由於同情弱者，或出於自己的極端寂寞感，極容易向肯於相憐的男子袒露她們乾涸而需要潤澤的心靈，傾倒她們全部的熱意。常比年輕姑娘還要真誠。⁵

⁴ 韋君宜：《韋君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頁291。

⁵ 同前註，頁295~296。

嚴芬用這樣的理解，去理解她的丈夫——丈夫在晚期的朋友多半是女性，她們在他不幸時同情他、愛護他，遠勝於她。她完全原諒了她們。

嚴芬對陳植的愛從一開始就有著犧牲和保護的意味。陳植曾承認嚴芬的愛情救過他的命。有一次，他被批鬥完回家，沮喪萬分，說了一些生命毫無意義的話，嚴芬偽裝起受傷的自己，努力傾出她全部的溫情和耐心，握著他的手說：你的生命對我有決定性的意義，我生存的希望就是你。你千萬不能死，咬牙硬活下去吧。活下去看看這種世道究竟要發展到哪裡去？世界上難道會有當皇帝的希望把他的老百姓餓死嗎？睜大兩眼看吧……⁶

嚴芬對於陳植的愛是那麼地堅決而不盲目，此時此刻，她是絕對冷靜而清醒的，在烈焰的情愛中，她說——「如果別人都不要我們了，咱們倆就一起逃出去過苦日子也行。我放棄生平所學，跟你洗盤刷碗也行」⁷這是絕大多數的男性所做不到的，但卻可能發生在絕大多數的女性身上——這不禁讓我們想起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尼娜》裡那個勇敢追求愛情的安娜，可是她所愛的卻是個虛偽軟弱的男人，當他滿足了他的虛榮心後，他對安娜的愛冷淡了下來，主要是因為他無法忍受安娜的丈夫所發動的各方面的壓力，所以他妥協了，他背叛了安娜，安娜也因而在極度絕望的狀況下臥軌自殺了——嚴芬似乎也是愛上了這樣的男子。

⁶ 同註四，頁292。

⁷ 同註四，頁292。

嚴芬甚至曾幻想，如果她的思想言論都被揭露，那麼她的丈夫將不會再愛她這個在政治上一無可取的人，丈夫會自動離棄她，那他們就可以在一起生活了，那時她對陳植的迷戀幾乎到了崇拜的程度，她曾說：「願意讓你的腳踏在我臉上。名譽、地位，其他一切算得什麼！」⁸

嚴芬對陳植的愛幾乎已經到昇華的地步，和他「分手」幾年，他們在工作上無法避開，到對方的住處去也都恪守前約，謹慎小心地不敢提及舊事，甚至連交換一個眼神也沒有——「我遵守我的諾言，按照你的要求，既已答應，決不失信，決不連累你。讓你的家庭保持安寧，不要受我影響吧。甚至別的事，凡你所願，我都努力支持。以此來安慰自己感情的乾渴」⁹

很多事情說的容易，做起來很難，但是，嚴芬為了所愛，她還是辦到了。尤其是在她守寡的空虛時期，她收藏起對陳植的癡心鍾情，把她對他的愛的渴望、期待和哀怨、纏綿與幻想、追求深埋在心底。

大抵上，女性較男性又更為感性，因此，一個妳所愛的人就站在妳面前，而妳卻必須強忍住情感的流洩，這在精神上實在是一大考驗。嚴芬對陳植的愛，在愛情類型中是屬於「奉獻愛」(Agape)——是一種自我犧牲的愛。雙方深深關切彼此的福祉，是以溫和且低調的方式表達。這種形式的愛不求回報，對方的幸福就是首要關切。¹⁰

⁸ 同註四，頁293。

⁹ 同註四，頁294。

¹⁰ 諾曼·古德曼(Norman Goodman)著；陽琪、陽琬譯：《婚姻與家庭》，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五年九月，頁49。

在這篇小說中我們看到了男女主角對這段感情的認定程度的差異，其實應該說是兩性對愛情認知上的差異。

從嚴芬給陳植的遺書中，我們見到嚴芬為了陳植和幾位中年女性交往而產生的嫉妒、敏感、憂慮和痛苦。

經過文化大革命重逢後，嚴芬聽到了陳植和幾個比他年輕二十歲的婦女之間的傳言。有一次，陳植也向嚴芬提過，其實並不愛她，真摸不清她怎麼會愛上他這個老頭子。嚴芬勸他與年輕女子斷絕，他卻說不忍心。

我看出你對她的留戀，立即想起當年你對待我那一幕來。心裡酸苦辣鹹都來了，我說：「你其實是能夠很殘酷的。」你卻淡淡地說了一句：「那不同。」然後你就詳細講了她對你的一切細節，讓我幫你分析。還開玩笑說：「現在的你，當然不會再有什麼嫉妒心了。」我說：「對。我們是道義之交呀。」我看出來了，你已經把我當作一個「中性人」的朋友。我不應再有難捨的心情，再有痛苦。¹¹

陳植把嚴芬當「中性人」看待，把他所關心的女友介紹給她，要她這個老教授照顧她們。有一次，陳植約了那位他並不愛的女子出遊，為了怕別人閒言閒語，竟同時約了嚴芬。嚴芬不得不常常單獨走開，好讓他們兩人有單獨談話的機會。但那一次著實刺傷了嚴芬，陳植似乎忘了嚴芬也是個女人，而且是個他曾經愛過的女人。

¹¹ 同註四，頁 290。